

巴黎的陷落

伊里亚·爱伦堡 著

苏联文学丛书

SULIAN WENXUE
CONGSHU



上海译文出版社

J512.4
9

512.4

巴黎的陷落

伊里亚·爱伦堡 著

侯华甫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
ПАДЕНИЕ ПАРИЖА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版译出

巴黎的陷落

〔苏〕伊里亚·爱伦堡著
侯华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375 插页 3 字数 425 000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800 册

ISBN7-5327-0459-9/I·212

定价：10.65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内 容 提 要

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共分三部分，是一部法国现代生活的真实记录。作者在这本书中，写出了欧洲和法国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〇年巴黎陷落前后所发生的一切；书中最初可以看到一九三五年法国人民阵线的萌芽和一九三六年西班牙人民军队的胜利。然而，这些欢乐和胜利都没能维持多久，在法国，反动势力抬了头；在西班牙，人民的力量受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战争的魔影开始笼罩欧洲，许多国家先后遭到法西斯的侵略。接着是慕尼黑的可耻交易，继之而来的就是德国入侵波兰和德国长驱直入法国，乃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巴黎终告陷落，而《巴黎的陷落》就写到这个划时代的日子为止。

全书有两类人物：一类是反人民的，法兰西民族的败类，他们出卖法国人民，是造成法兰西悲剧的罪人；一类是为人民的，他们是法兰西民族的光荣子孙，是法国大革命的后继者，法国虽被出卖，但在这些人身上，却可以看出法国的新的希望。小说正是通过这两类人物的较量，展现了当年的一切事件和它们的细节。

小说出版后得到空前的成功，被译成多种文字，而作者因此书而荣获斯大林奖金。

主要人物表

- 安德烈·高尔诺 画家
- 比埃尔·杜布阿 设计工程师
- 维阿尔·奥各斯特 社会主义者
- 戴沙·保罗 律师，议员
- 吕西央 戴沙之子，安德烈和比埃尔的同学
- 黛妮丝 戴沙的女儿，大学生
- 阿玛丽 戴沙的妻子
- 让妮特·兰彼尔 演员
- 艾立赫·尼布格 鱼类学家
- 朱尔·德赛尔 资本家
- 布吕姆·莱昂 社会党领袖，议员
- 洛克·米绍 机械师
- 安妮丝·莱让德尔 教师
- 若利欧 《新闻之声报》发行人兼编辑
- 基迪尔 钳工，共产党员
- 路易·勃莱杰里 议员
- 格朗美松 退伍将军，民族主义者
- 马勒夏 文化官主持人
- 让诺 年轻车工
- 克列曼丝·杜伐尔 让诺的母亲
- 勒格莱 共产党员

DT76/114

蒙涅斯 教师,马德里工会领导人之一

蒙蒂尼 大企业家

约瑟菲娜 蒙蒂尼的女儿

富热 激进党左翼议员

杜康 议员

格朗杰里 议员

梅热 大工业家,企业家联合会主席

克劳德 钳工

费龙纳 律师

涅维尔 警官,共济会会员

皮卡尔 将军

列里陀 将军

比鲁 激进党党员,议员,戴沙的朋友

莫洛 上校

格莱梅 上尉

桑热 大尉

露易扎 维阿尔的女儿

第一部

安德烈的画室坐落在“盼晌午”街。这是一条古老的街道，两边是一抹色灰溜溜的房屋，在房屋的墙壁上，百叶窗只留下了一些黑糊糊的窗格子。这里有许多古玩店：执政内阁^①时代的书桌、胖乎乎的小天使、象牙钮扣、红宝石项链、中国古币、装有鬃发的颈饰和护身香囊^②。做这些破烂生意的不是一些古板的太太，便是一些红光满面、胡子刮得净光、头戴黑色无缘便帽的老头儿。街角上是一家带售烟草制品的咖啡馆，招牌上写着“吸烟狗”；一条老猎狗牙齿中间咬着一根啃光的烟嘴，逗得过往行人捧腹。斜对过则是一家名为“亨利和约瑟芬”的饭店。约瑟芬擅长烹饪，用沙锅烧煮扁豆、鹅肉和香肠；亨利负责下地窖，取出满是灰尘的瓶酒，或者在石板上计算一顿午餐他该有多少进款，他总是兴致勃勃，把舌头弹得啪啪直响，对菜肴大吹大擂，赞不绝口，向人人伸出他那双大得象海豹的鳍脚那样的手掌。贴邻，是一家鞋匠铺子。鞋匠的岁数虽说出了六十大关，可还是一边钉着鞋掌，一边唱着《骗子的爱情》这一类不三不四的情歌。再往前一点，是一家花店，里面有：白头翁、紫罗兰和翠菊。赏花的是一位衣着整洁、瘦骨嶙峋的老太太；一大早，她就在店门上写出今天是什么人的命名日。人行道上有粉笔涂写的“天堂”和“地狱”，或者“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③的字样——这是孩子们做的一种游戏。清晨，一些口髭浓重的女商贩推着手推车，她们嗓门响

亮地叫卖：“柑橘！蕃茄！”一个收购旧货的人走过，为了让人知道自己驾到，他一路上吹奏着笛子；人们给他捧来了穿破的背心和坐坏的软椅。到了傍晚，一些年迈的歌唱家、小提琴家和手风琴师便抛头露面，东走走，西逛逛——他们唱呀，弹呀，跳呀；一把把铜币从楼上的窗口里扔到他们跟前。

然而，房屋里面却是静悄悄的，显得既昏暗又拥挤：家具和不值钱的废物堆积如山。统统是些破旧的老家什，可它们却受到了人们的爱惜；圈椅是配有套子的；餐具橱里的器皿是胶过的；只要有谁打个喷嚏，马上便会给他斟上菩提茶④或潘趣酒⑤，给他准备好芥末膏。药房里出售配制药酒、热罨剂和涂抹剂的草药，还出售猫皮，仿佛它能减轻风湿病患者的痛苦似的。猫儿多得难以计数；它们都是阉过的，个个长得肥肥胖胖，在铺子里和门房间里打着呼噜，而那些女看门的从一大清早起就在门房间烹煮起羊肉来。傍晚，街道显得特别惹人喜爱：一切都蓝莹莹的，象一幅绝妙的图画。

安德烈的画室是在顶层的楼上，从那儿远眺，真是景色宜人，美不胜收：屋顶连着屋顶——形成一片砖瓦的海洋（象微微起伏的波浪），屋顶上炊烟缭绕；远处，艾菲尔铁塔⑥在淡黄色的夕阳余辉中耸入云端。

画室里拥挤不堪，令人举步艰难；绷着画布的木框、瘸腿的

① 指一七九五——一七九九年间的五个执政官所组成的法国政府。

② 旧教徒佩在胸前、用以避邪求福的挂件。

③ 现为埃塞俄比亚。这里似有揶揄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意思。

④ 发汗的饮料。

⑤ 用果汁、香料、茶、酒等调和的一种混合甜饮料。

⑥ 法国巴黎的著名铁塔。塔高三百米，为法国工程师艾菲尔所设计、建造。现用作瞭望塔和电视塔。

椅子、颜料管、穿得鞋跟歪斜的旧皮鞋和各种各样的花瓶。当阳光不顾重重阻碍，潜入画室的时候，这些东西看上去似乎不是静止在那儿，而是在生长，往往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春天的幼林，这时，安德烈因为惊讶不置——“多么不对味！”便唱起了荒谬的讽刺歌曲。有时，画室宛如一座衰败的森林，里面的一切呈现出火红一片，凋落了。主人自己活象一棵树，又高大，又迟钝，又沉默。他从早晨起投入工作：画画屋顶，或者画画如翠菊、花椰菜、酒瓶之类的静物。傍晚，他一边点着巨大的烟斗，一边走下楼去，吸着烟斗，漫步在街头巷尾；他有时步入影院，去看一场“米老鼠”^①如何调皮捣蛋的影片，乐上一乐，然后转回家去就寝。

安德烈慢条斯理地工作，慢条斯理地生活，三十二岁的人了，可他还象青少年一样，用惊异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人们已经说他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了，可是他却觉得，他才刚刚开始工作。安德烈的父亲是诺曼底^②的农民，清楚地知道苹果树的生长有多么慢，怀孕的母牛的妊娠期有多么长。安德烈怀着同样的耐心，注视着笔下的作品如何成形，如何显出颜色。

那是变化无常的早春的一天，安德烈正画着一束白头翁。听见有人敲门，他蹙起了眉头。来人是老朋友比埃尔，他一进门坎就尖声尖气地开了腔：比埃尔说起话来，总是象饶口令一样快。安德烈漫不经心地微笑着，时不时地瞧瞧画布；他这时才发现黄颜色涂得太浓了。

和安德烈站在一起一比较，比埃尔就显得可怜巴巴的了

① 美国好莱坞制作的一系列动画片的主角。用拟人化的手法画出一只形象特殊的老鼠，演出种种趣事。

② 法国西北部旧省名。北临英吉利海峡。

——他象鸟儿那样好动，橄榄色的皮肤，一双突出的大眼睛，长长的手臂，说起话来喉音特重。他一边喋喋不休，一边在画架和花瓶中间跳来跳去。

比埃尔是位设计工程师，酷爱戏剧，过去曾尝试过写诗，甚至用笔名出版过一本诗集；他经常坠入情网，每逢情场失意，他就会产生轻生的念头，但是他又强烈地眷恋着生命，爱生命爱到了委屈求全的程度。他是个多愁善感、意志薄弱的人；有时候朋友们唆使他做出一些惊人的壮举。他曾在咖啡馆里结识了一个保皇党音乐家。当时巴黎正开展一个反对国会的运动：有许多议员被发现参与了斯达维斯基的诈骗事件^①。关于“廉洁奉公的”谈话，使比埃尔热血沸腾，因此，骚动的那天夜里，他也在协和广场露了面。半年之后，他偶然参加了一个反法西斯的集会；社会主义者维阿尔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比埃尔和音乐家发生了争吵，并开始揭露军国主义。他囫圇吞枣地阅读十来份报纸，对示威游行，他连一次也没有失之交臂。

对法兰西来说，一九三五年是转折的一年。在法西斯分子暴动之后不久产生的人民阵线，成了国家的呼吸、愤怒和希望。在七月十四日和九月七日——巴比塞^②的安葬日——一百万群众拥上巴黎街头，人山人海，气势磅礴；人们急于投入战斗。他们听到了有关普选临近和投票箱将决定一切的议论；但是他们心

① 法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法籍俄人斯达维斯基(1886?—1934)发行股票投机诈骗，一九三三年案发，次年畏罪自杀，牵连许多受他贿赂的政客、议员和阁员，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法西斯分子借机攻击共和制，叫嚣取消议会制，一度造成政治上的危机。

② 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一九二三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发起组织“世界反帝大同盟”。他的主要作品有《地狱》、《光明》、《镣铐》等。

情急躁，把拳头握得紧紧的。人民头一次看到了战争的幽灵：德国把军队开进了国境线上的莱茵河区；意大利侵吞了不幸的阿比西尼亚。法兰西被操纵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手中，这些人既惧怕邻国，也惧怕自己的人民。他们自己是些具有雄才大略的战略家；他们始则对决不滥用感情的英国人甜言蜜语，继则怂恿罗马反对伦敦。自以为聪明的人都是些头脑简单之辈；小国一个个抛弃了法兰西；孤立无援的日子日益临近了。较之国家的命运，部长们脑海里想得更多的是那即将来临的普选。他们企图分裂人民阵线。地方长官们贿赂动摇分子，恫吓胆小怕事的人。新的法西斯组织象雨后春笋，天天从地下冒出来。良家出身的青年们，一到晚上就走遍首都富人们居住的街区，嘴里高喊着口号：“打倒制裁！打倒英国！墨索里尼万岁！”在工人居住的郊区，人们对临近的革命议论纷纷。惊慌失措的凡夫俗子们害怕一切：害怕内战和德国的侵略、间谍和政治流亡者、延长兵役期和罢工。

比埃尔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些事件，日子过得马马虎虎，到处凑合着住。

从同学时代起，他就喜欢安德烈，不过他们很少见面；比埃尔在惊涛骇浪中生活，可是安德烈总是待在一旁，无动于衷。见面时，比埃尔总要兴高采烈地把自己最近醉心的事情一一讲给朋友听：有关新的发动机啦、勃勒东^①的诗歌啦、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啦。安德烈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然后他们结伴前往“吸烟狗”，喝上几杯啤酒或苦艾酒^②，然后再分手告别。一年过

① 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将。

② 一种用艾根等草药浸制的葡萄酒或蜜酒。

去了，比埃尔突然记起了安德烈，于是急匆匆奔入画室，叫喊道：“你可知道，昨天……”仿佛他们前天才会过面似的。

这回也是如此：

“你读过维阿尔的演说了吗？他说：‘我们必须普遍裁军，哪怕与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愿望背道而驰……’大家不谈别的，都在谈论战争：会打仗吗？还是不会？我们厂的厂长甚至弄到了求教于占星术的地步，从宝瓶星座来看，是要打仗的，而从金牛星座来看，就不会打仗。你看，这有多么荒唐！当然，希特勒是个疯子。可是人民阵线若是获得胜利，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你以为怎样？”

“我？我不知道。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哩。”

比埃尔冷不丁跳起来。

“你去哪儿？”

“去文化宫。他们在准备一件惊人之举……咱们走吧！在熊窝里是没法子活下去啦。我现在是那儿的常客：那儿叫人心驰神往。有工人和技士，还有您的本家——艺术家。这才是我相信的哩，我就对我们的厂长说过——用不着占星术……他甚至气得脸都发育了。这是一定会发生的……”

“发生什么？”

“什么‘什么’？革命呗。你应该来我们厂里瞧瞧……得啦，咱们走吧！”

安德烈快快不乐地回头看了看画布。可是比埃尔一把拖着他就走。

他们费了大劲才挤进吸烟吸得烟雾腾腾的大厅。枝形吊灯架，看上去象个油斑点；一张张脸庞模糊不清，象一个个发光的斑点。这里有戴鸭舌帽的工人，有戴宽檐帽子的艺术家，有大学

生、职员和姑娘们。以怀疑闻名于世的人民，正在这里度过他们自己第二次少年时代：他们全神贯注，津津乐道，唇枪舌剑，乃至嗓子嘶哑，又是欢呼，又是鼓掌，还对天发誓，决不后退一步。在这里，有名声显赫的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昨天刚刚写过一首题为《新生活》的四行诗的年轻玻璃工人，诗写得极其朴素，他们彼此握着手。在这里，“人民阵线”这几个字眼儿听起来就象是听到了“芝麻，开门吧”^①，只要人民阵线赢得胜利，画笔就会立刻出现在土方工人手中，连那些因循守旧的菜园主们都会鉴赏起毕加索^②的画来，诗歌将成为时代的语言，科学家们将会发明长生不老之术，而在饱经世故的塞纳河^③畔就将出现许许多多新的雅典娜^④。

安德烈开始打量起周围的人来。瞧，有一个工人：他正在如饥似渴地倾听着。另有一个人在打哈欠，十有八九是个新闻记者。还有许多妇女。人人都在吞云吐雾地吸着烟。

有个小老头儿站立在临时搭成的台上。他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但是安德烈并不认识他。学者轻声地说着，咳嗽着，因此安德烈只听得清一些个别的字眼：“社会主义文化……新的人文主义……”

安德烈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集会。猛然间，他却对画室和那幅被他留在画室的画发起愁来了。后来他扫视了一眼讲台，忍不住地向比埃尔喊道：

① 源出《天方夜谭》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这是一句咒语，说出来时一个秘密宝库就自动把门打开了。这里是借喻。

②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法国现代画派主要代表。

③ 法国北部河流。主要港口有勒阿弗尔、鲁昂和巴黎。

④ 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也是雅典城的保护神。

“他不是吕西央嘛！”

原来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意想不到的事”！安德烈想起来了，吕西央在上中学时经常朗诵马拉梅^① 那首叫《我爱处女的愤怒》的诗，还讲他抽鸦片……如今他却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是的，不消说得，人们在起着变化……

吕西央立即吸引住了众人的注意力。他断断续续，却很有鼓动力地讲道：

“大地的命运取决于在大地上空的人：轰炸机队。还是取决于生活在下面大地上的人：皮卡迪^②、鲁尔^③和西里西亚^④的矿工。六百名议员？有一位昆虫学家对我说，‘有这样一些甲虫，苍蝇在它们里面下了卵。幼虫在甲虫的躯体里成长，因此甲虫虽说在移动，但它却是死的，移动的是那些幼虫……’”

吕西央谈到了希特勒，谈到了战争和革命。当他结束讲话时，四下里一片肃静：他那令人陶醉的言论依然余音绕梁。过后终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比埃尔的掌鼓得那么起劲，连手都鼓疼了。安德烈身旁的一个工人引吭高歌：“这是郊区来的青年近卫军在行进……”安德烈一时间把苍蝇、战争和吕西央忘得一干二净，巴不得把这位工人的肖像画出来。

讲台上，小老头儿久久地握着吕西央的手。突然，一个脸色阴郁而疲惫的青年站了起来，他穿的不怎么样，但很雅致。他高

① 马拉梅(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在诗歌中追求表达“绝对世界”。

② 皮卡迪，法国北部历史上的省份，靠加来海峡，主要城市有亚眠。

③ 在德国中部。主要部分在莱茵河右岸支流鲁尔河下游和利珀河下游之间。

④ 东欧奥得河中、上游地区的总称。

喊一声：

“我要求发言！”

主席慌里慌张地抓住小铃：

“您的名字？”

“格里涅。我的名字对您没什么好多说的。那位做报告的人的大名才重要哩。据我所知，他父亲保罗·戴沙曾经从骗子手斯达维斯基那儿领过八万法郎。显而易见，他用这一笔钱……”

下面说了些什么却一点也听不清了。格里涅挥了一下手杖，他的脸孔抽搐得走了样。他旁边一个肩膀宽阔、长得又高又壮的年轻人用小板凳砸了什么人。安德烈好不容易挤到门口。比埃尔在街上对他嚷道：

“等一等，咱们和吕西央一块儿到咖啡馆去。”

“我不想去。”

“为什么？”

（这是吕西央问的——他已经从后面赶了上来。）

“咱们去喝两杯啤酒吧。那里面热得够呛，我好不容易才把话讲完。人家事先就向我打过招呼，说他们会阻挠我做报告的。”

比埃尔冷笑一声：

“他们也受到了教育。我记得这个格里涅：二月六日那天我碰到过他。他象得了神经病，他用剃刀宰马……很清楚，他们选上这样一个家伙了。你讲得棒极了！我想象得出，报纸会写些什么！首先，你在文学上名望很大。其次，保罗·戴沙的儿子居然和我们混在一起！当然，这对你来说都是一出戏。但是得到了多大的共鸣啊！因此他们就来作梗了。说句实在话，你是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安德烈，你为什么不吭气？”